

# 中国童谣

CHINESE CHILDREN'S FOLK RHYMES

郁宁远 主编



中国妇女出版社

CHINESE CHILDREN'S FOLK RHYMES

# 中国童谣

郁宁远

主编



中国妇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3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童谣/郁宁远主编. —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 8  
ISBN 7—80131—081—0

I. 中… II. 郁… III. 儿歌—中国—汇编 IV. I28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4170 号

## 中国童谣

主 编	郁宁远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责任编辑	马祖培	印张	10
美术编辑	张骏	插图	140 幅
策 划	陈敏平	版次	1996 年 8 月第一版
出 版 者	中国妇女出版社(北京 东城史家胡同甲 24 号)	印次	1996 年 12 月第二次印刷
承 印 者	北京昌平印刷厂	书号	ISBN 7—80131—081—0 /G·72
发行经销	新华书店	印数	10000—16000
		定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前 言

本书是为响应联合国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的呼吁及中国儿童发展规划而进行的“童谣行动”的文本结集。该“童谣行动”是由北京亚联经济研究所、北京大家书店联合发起，计划之一便是在中国范围内征集目前依然流传于孩童与老人之口中的传统童谣，并组织百名儿童为表达对童谣的理解和想象而创作儿童画。这项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热烈反响。在两年时间内，我们收到全国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 300 多名民间文艺工作者搜集的童谣 2800 多首，其中 1/3 第一次从老人孩子口中整理成文字，在这之前纯属口传而“从未被笔碰过”。

在北京地区，中国儿童少年活动中心、北京市少年宫、西城区少年宫、东城区少年宫的 230 名儿童参加了童谣的绘画活动，共完成儿童画 410 幅。他们在绘画中理解了童谣，在参与中爱上了童谣。

本书收入的 480 首童谣及 140 余幅儿童画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多少年来，童谣以其生动明快的节奏、丰厚纯真的蕴藉和具有东方魔幻色彩的意境为人们口口相传。但由于现代生活方式的变化，其音渐次微弱，在都市儿童中几成绝响。本书在编辑中，力求传达歌谣之原貌，注重语言生态之特点，在保持童谣率真质朴、语趣生动、通俗易传特点的同时，兼顾内容的丰富性、多样性，特别注重稀有品种的收集，并按省份区划进行编排。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11/04/01

本书辑录了难以搜集的西藏、新疆及台湾地区的童谣,这既为各地小朋友阅读、传唱与交流提供最佳读本,又为文艺学、语言民俗、文化生态等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形式上除了一般儿歌选本中的游戏歌、数字歌、谜语、绕口令、颠倒歌外,还收录了以母歌为主体的风俗谣及带有预言与传闻色彩的谶谣。其文字自然跌宕、洗尽铅华,寥寥几行,重现村野间巷生活之风俗;款款数语,蕴含百年历史变迁和黎民苦难与欢歌。它既是儿童启蒙开智的语言极品,又是成年人从过多商业话语、权力话语回归自然的天籁之音。

本书的装帧设计全部由中央美术学院电脑工作室担任,设计原稿是根据不同题材及风格的儿童画编辑制作而成。构图上通过当代儿童对遥远生活场景的理解与想象,表达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当代人文理念。

对文化特性、文化多样性的追求与尊重,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再警示人类的重要思想。在信息技术统摄人类传播方式的当今,语言生态的保护应提到议事日程。我们希望本书的编辑出版对于保护口授语言珍品、传播生态文化、丰富中国民间文化及世界语言宝库起到推动作用。征集工作还在继续,每天还收到全国各地来稿。我们更期待着广大读者能给我们提出更多更好的建议,以丰富我们的“童谣行动”计划,为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的结合,作出新的贡献。

编 者

1996年7月28日

# 歌者与传者

## 一、儿歌、母歌与谑歌

“将将朵朵——”

摇篮里发出一个有节奏的声音。这个声音吸引了一旁的母亲，她举起手，拟小儿态重复一遍：“将将朵朵——”婴孩立刻被这声音逗乐了。第一首童谣便在摇篮边诞生。成千上万的婴孩都被这声音和动作逗乐了。歌者与传者，便是孩子和母亲。

你简直分不清这些童谣到底是孩子发出的，还是母亲为孩子编唱的。襁褓中的孩子与母亲本是血肉一体。只要母亲念道：“虫虫虫”，“飞——”字便同时从孩子与母亲口中发出，母亲与怀中的孩子两手同时伸开，声音也高扬起来，接着便笑滚一团。

然后便开始拉大锯、扯大锯，开始一抓金二抓银，开始点莲子。点着点着，孩子便离开摇篮，跌跌撞撞走出了大门：

碰，碰花瓶，东屋里点灯西屋里明。

碰，碰花瓶，南屋里点灯北屋里明。

只见四个儿童扯成圆圈，组成对往里走，挺起胸脯碰一下，然后退，另一组接着碰……

儿童与游戏有着天然的联系。童谣中儿歌部分绝大多数是在游戏中传唱的，孩子们边玩边唱，边唱边传。他们对重复的词唱腻了，便自个儿更改，把自己的经验和特定场景内容加进去。于是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童谣变体。

儿歌中的游戏种类繁多，有成人与小孩游戏的，有小孩独戏

的，有群孩嬉戏的，象排排坐、碰花瓶、拍手歌、扯箩箩、板凳歪、拜罗圈、盘三年、游灯笼、上城楼等都是游戏歌常见的形式。

童谣的游戏除了反映在动作上，还存在于语言本身。汉语言的丰富性，它的多音多韵、一字多义、一义多音、同音反义等使儿童在声音与意义的转换中产生了极大乐趣，如数字歌、绕口令、头字谣、谜语、颠倒歌、问答歌、连锁歌等，这些可统称为语趣歌。

游戏是孩子们的童心所在，童心乃自然之心，天真烂漫之心。孩子们无拘无束的天性除表现在动作和语言的游戏，还表现在神游中。在神游中，通过语言与节奏，他们把自我与世界连在一起，将自然人事、风情物理连在一起。于是，便产生了一幅幅童话境界：

月光光，秀才朗；骑竹巴，过莲塘。  
莲塘中，中发芽，芽花开，李花红。  
走到姐姐门口过，姐姐留我住，我唔住，  
我要回家栽漆树，栽得漆树荫荫青，荫荫青……

这幅具有东方魔幻色彩的画面，使人想起海德格尔哲学观照下的神性居所。儿童鸿蒙初开，童年思维与认识均未受逻辑理性禁锢，能够静观万物，神游八极，所感所观折射于语言中呈现出斑斓多彩的意象。其意蕴深远，如诗如画，不知是人神同居之回忆，还是人类将抵达之彼岸。难怪红尘中人，常为一首童谣勾得梦魂萦绕；他乡游子，常为一首乡曲催得涕泪涟涟。这个无欲无尘的童谣之境乃人类审美高峰之体验，闪烁着美好之光、神性之光，是童年与人生至善至美的境地。

请看这首贵州童谣：

一对小阳雀，飞过乌江河，  
站在花枝上，望着太阳落。

不知是孩子还是阳雀，在残阳的夕照中，花开花谢，日出日落，映照于幼小的瞳仁里；大自然神奇的韵律，在幼小生命中波动。他

感到了这种律动，他用最简单的言词表达了内心的律动。

这幅景象被大自然画笔描绘着，一日不同一日。那对小阳雀飞走了，飞向了老年，接着又飞来一对。生命不息，人间万象周而复始。一支歌，一首童谣，或许便是宇宙万物的指令。

在儿歌世界，儿童是歌者，是花鸟兽鱼之王，是神话世界的牧神。

除了在游戏中产生的儿歌外，童谣中还有一类来自于月明星稀的夜晚，从村口榆树下老人孩子们的乘凉聚会中传出的。这种由大人对孩子传诉的童谣，我们把它叫作母歌。最深切的母歌往往在一个遥远岁月的场景下发生。一首童谣与故土亲人，与祖母、母亲的眼泪连在一起。这份情牵，在许多成人的回忆文章中，均有描述：

“我七八岁时，每当冬春时间，老姑姑坐在灶脚下，聚松子烧火取暖，喃喃教我唱乡村童谣，我且唱且拍，所坐半月形矮凳亦得自然节奏。她那种沉静而浑然的态度，还深刻的印在我的脑里，却是歌谣竟忘了一大半……”

——王礼锡《安福歌谣的研究》

“我七八岁时，在大雪的日子，母亲总为我们兄弟合唱这首长长的特别感动童心的儿歌：天大寒，下大雪，亏那个野鸡满山歇；野鸡还有一身毛，亏那个兔子满山跑；兔子还有四只脚，亏那个……我们难以完全记得。于是，连续有好几天的大雪天，或是我请母亲唱，或是母亲主动地唱给我们兄弟听，因这首儿歌层层诉说，教我们体味到自己饱食暖衣的幸福生活。

“这三十年来，我也把这二、三十首儿歌，教给子女又教给小孙儿。”

——朱介凡《中国儿歌》序说



天黑了，下雨了，孩子游戏散后要回家。孩子需要母亲，母亲劳累了一天，搂着孩子，想起自己的童年，想起自己母亲和出嫁多年失散的姐姐，眼角挂满泪珠。孩子从泪眼朦胧中感到了大人的世界，他要知道这个世界的秘密，于是在一首首母歌中，他知道了小白菜的故事，知道新嫂嫂、花大姐、王婆婆、娘舅的故事，知道了许许多多与自己有着同样幸福童年，但一生却不幸的苦难的故事。

“像小白菜，可怜的三姐，娶媳忘娘，为童谣中的专题，是千百年来，一代一代的母亲、祖母、曾祖母教给孩子们唱的。儿歌十六七八是历代妇女申诉其一生苦情，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婆皆有诉说不尽的辛酸苦痛，由孩子代她唱出来。”

——朱介凡《中国儿歌》序说

民国十四年春，刘经庵根据采集的河北歌谣编辑而成的《歌谣与妇女》列述了十大主题：她的父母，她的媒妁，她的公婆，她的小姑，她的丈夫，她的儿子，她的舅母与继母，她的情人及其它杂题。所有这些诉说妇女生活的歌谣，都是给孩子们唱的。

捞饭铲，花枝叶。俺爹把俺卖到小关沿。

骑上马，背上鞍，来到娘家大门前。

哥哥出外牵住马，嫂嫂就把门栓插。

嫂嫂，开开您的门，叫俺到您家，

不吃您的饭，不喝您的茶。

哥叫妹妹炕头坐，嫂说压她小孩一只脚；

哥叫妹妹门坎坐，嫂说过来过去不利索；

气得妹妹泪珠滚，扭头就要回婆家。

哥问妹妹多咱来，妹妹说：“桃花开，杏花谢，

爹娘死了再不来。有钱哩，烧个纸，

没钱哩，哭个死。”

这首名为《捞饭铲》的河南童谣刻心蚀骨，最是打动人心。苦

难与歌唱是相连的，在歌唱中倾诉，在倾诉中同情，在同情中互助，在互助中生活，这是中国伦理社会的普遍过程。母歌体现了这种人伦之情，这份对他人的体贴、同情，对人生和命运的关怀，使得幼小的心灵得到滋养。这份爱和关怀通过歌谣不断地吟唱，使人间的苦痛也消解了许多。

母歌中除了育儿、催眠的内容及反映妇女苦难生活的内容外，还有向孩子们传授经验知识的，风情民俗、季节时令、婚丧嫁娶、求雨祝祷等应有尽有。这些歌谣虽是成人世界经验的结晶，却以孩子能够接受的语言方式，教给孩子，再经孩子们自己更改和流传，渐渐固定下来。这样的童谣根本分不清是儿歌还是母歌，往往带有孩子对成人世界的模仿行为，但其本质又是游戏性质的。他们在游戏中歌唱，在歌唱中模仿，在模仿中长大。

如果说母歌以情动人，以情感化人生，造化社会，那么在父系社会中，由于苦难与不平所造成的情绪却往往以另一种形式的童谣表达出来，这便是谏歌。

张打铁，李打铁，打把剪刀送姊姊，  
姊姊留我歇，我不歇，我要回家去打铁……

这首童谣自明末留传于湘中，传说开篇的张和李是暗指张献忠和李自成。张献忠幼年学过铁匠，要造反时，他姐姐劝他说：“你造起反来我们还能活吗？”张献忠说：“姐姐不用着急。唱张打铁歌，自己免难。”于是这首歌便传散开来了。

湖南隆回地区流传这样一首童谣，是预示宋氏家族出世，传说歌中的姐妹指宋庆龄、宋美龄，哥哥指宋子文。

月光光，海光光，担担水，洗学堂，  
学堂满，灌蓖麻，蓖麻红，灌桃红，  
桃红热，灌竹叶，竹叶青，出秀才。  
秀才出来拜几拜，拜到南京大世界，

世界多，改田河，田河开白花，姐姐戴金花，  
妹妹戴银花，哥哥骑白马，绊在桥底下。

这些传说且不论是真是假，单以其神秘魔幻的意境，便倾倒了亿万孩子和成人。在这里，童谣保存了语言本身固有的纯真、自然和神秘的因素，蕴含着天上人间、世代更替和生命轮回的哲学意蕴，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代代相传，千百年不衰。

正因为童谣中隐喻的历史事件，随着在民间广泛传唱皆一一应验，于是就有了童谣的萤惑起源说。东周列国志载，有红衣小儿降临人间造谣，通过童口流传人间。所谓红衣小儿就是指萤惑星，萤惑星是火星，所以称红衣。

“凡五星盈缩失位，其精降于地为人，萤惑降为童儿。歌谣嬉戏，吉凶之应，随其众告。”（《晋书·天文志中》）这种传说是解释古代童谣中众多谶语的原因。

谶语指将来要应验的预言、预兆，谶语往往以隐语的方式预示君王更替，世代变迁。而童谣的萤惑星下凡之说，带着神秘的天意，在民间流传，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历史上众多农民运动藉此形式散布舆论，产生了强烈效果。这种童谣有时也叫“诗妖”，这是从官方角度来看的。《全唐文·唐僖宗南郊赦文》中认为童谣源起于世人集众谋反，为制造舆论而生：“近日奸险之徒，多造无名文状，或张悬文榜，或撰造童谣，此为弊源，合处极法。”

从民间来看，童谣表现了天人感应，世事沧桑，表达了人们对现实苦难之愤懑和对未来幸福之渴望。用萤惑星下凡于康衢中传童谣，以隐语预验历朝盛衰变迁，本身表达了一种源于内心的百年孤独与渴盼。人们坚信黎民苦难必不长久，苍天必拯救于民，喻示众生。而百姓行动造反亦属替天行道，此乃天意民意合二为一。谶谣现象正可解释现代民意学的起源。

语言可歌可怨，可群可分各有之，然而语言率千军万马摧毁一个统治王朝，其浩浩荡荡，摧枯拉朽的气势独为汉语中童谣所能

为,此能量是中华民族千年苦难与悲伤淤积而成。正因为民间歌谣威力如此强大,所以历史中语言迫害极惨烈,由于文字狱,文祸牵连九族,头断血流之惨案,甚至延至于20世纪!

“心之忧兮,我歌且谣”。只有斩断的头颅,没有斩断的声音,童谣之声在屠刀落地之后,又从村野康衢悠悠传来,不绝如缕。

## 二、拟作、辑录与出版

文字出现了,童谣已不仅仅是一种口述行为,它记在了纸上,成为可以反复品味、传阅的符号行为。分工出现了,一些专门从事文字创作、加工和编辑的人,开始了现代意义上的“传”的工作。

作为一种元文化,童谣给予我们的是一种本源精神,它是孕育一切语言文学的艺术母体,又是滋养人性完善人格的生命母体,更是现代人修验理性、探索未来的精神母体。

不但古歌、乐府、诗词从古谣演进而来,而且后世文人作品也从童谣中汲取了丰厚的艺术营养和精神营养。顺着历代文学的线索,可溯到上游的语言源头和美学精神,并且由于长期在民间流传,童谣孕育了其它民间艺术,剪纸、绘画、戏剧均从中直接汲取营养。可以说,文学艺术中真正有生命力、有活力的语言因素依然存活在童谣中。

有些文人直接用旧瓶装新酒的方法,改写和拟写古歌谣、童谣。

明吕德胜、吕坤父子采用口述歌谣的句子,特别是童谣作起句阐述了“教子婴孩,蒙以养正”的诗句:

东屋点灯西屋明,西屋无灯似有灯。

灯前一寸光如照,可恨灯台不自照。

灯前不见灯后人,灯后看前真更真。

慢道明光远,提防背后眼。

这样的劝诫述理之作编成了一部《小儿语》。吕家父子这番好心的后果自是落空了。因为“理义身心之学”不是孩子能够接受的。但孩子们倒是把首句记得并传下来。

过去不少士君子依照童谣仿作童子的歌，其中最成功的要数安福为孩子们创作的歌谣。王礼锡在《安福歌谣的研究》中提到：“那时我的公公，因为我喜欢童谣，也就作了好些，那时虽是作的，却完全不见斧凿痕迹。这 13 年间，也就散布到乡村的儿童口里了。”

现代白话诗人刘半农有意识地拟歌谣作白话诗。他曾用江阴方言拟本乡沙洲地方残杀婴儿之风：

小猪落地升三鞭，小人落地无抵杠！  
东家小团送进育婴堂，养成干姜瘪枣黄鼠狼！  
西家小团黑心老子黑心娘，落地就是一钉铨，  
嗡！一条小命儿见阎王。

他还用北京方言拟人与马夫对话，拟儿歌。这些拟作收集在《隔着一层纸》、《面包与车夫》、《扬鞭集》等集中，虽为文人加工之作，但歌谣之风韵尽贯其中。

随着社会变迁速度加剧，传统村落的生态文化被打破，口述童谣日渐稀少。有感于世事变化，岁月沧桑，传统社会的人伦情礼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丧失殆尽。许多士君子意识到童谣的重要意义，于是开始了童谣的另一种承传的工作，搜辑出版工作。

较早的有明杨慎的《古今谣言》和清杜文澜的《古谣谚》，书中辑录了历史文献中的古歌、古谣及谚语，其中包括一部分童谣。但这些童谣大多是具有政治讽喻或历史内容的谏语，儿歌母歌极少收入。

真正从民众口中照实写录歌谣，要算清代的李调元。“他一任歌谣的自然，不加上任何索隐，而所录的以情歌为特多，这很可给

与读者一种看歌谣的正当眼光。而且他分了民族去搜辑,使人约略窥见蛮獠诸族的文化,他又不因言语的隔膜而束手,引起读者研究方言的兴趣,这都是极可佩服的事情。诗经的训解咧,历代的童谣咧,二千年来的乌烟瘴气到此书而始一洗。读了此书再去读诗经和童谣时便不至受古人之骗了(顾颉刚《粤风》序言)。”

以上歌谣记录的主要是民间歌谣,而真正称得上第一本童谣集的要数清郑旭旦的《天籁集》。郑旭旦在引言里把童谣的意义提到相当位置:“雅音已熄,浩气全消,生息相吹,童谣无恙。吾愿触发天机,普度尘劫,人心不死,合当顶礼是言,因辑若干于左。”

许之叙序曰:“郑氏苦志十五年,乃辑是集。其体验人情,详悉物理,虑正言庄论之不能动听,而独用村言俚语以宣之,暮鼓晨钟足使庸愚醒悟,不得谓无功于天地也。”“愿世之抚婴孩者,家置一编,于襁褓中教之。即长者亦口传耳热,自警警人,良知良能,籍以触发,庶几为师箴叟赋之一助。”

1896年驻京意大利使馆华文赞卫太尔男爵在北京专搜集民歌编成一部《北京歌谣》,这本书带动了西方人和中国人对中国儿歌的重视。他在30年前就能认识这些歌谣之中有些“真诗”,并且说,“根据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够产生出来呢。”

民国十一年,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创刊,引起了一股收集民歌的热潮。雪如女士为该刊收集了几千首歌谣。可惜《歌谣周刊》十四年六月休刊,她从中整理了四百首童谣结集出版名为《北平歌谣集》。

北京大学中国民俗学会编辑的民俗丛书中关于童谣的书就有:《看见她》(周作人著)、《歌谣与妇女》(刘经庵编著)、《北平歌谣集》(如雪著)、《中国二十省儿歌集》(犁锦晖、吴启瑞、李实搜编)和《各省童谣集》(朱立民编)。另外,朱自清、顾颉刚、周作人、姜子匡、钟敬文等人在对中国民歌整理研究的同时,均对童谣有所著

述。

对童谣进行全面集成、研究、概述的要算朱介凡先生。他在1990年出版的《中国儿歌》中对1500多首儿歌进行分类叙述、讲解。对童谣的起源与分类、内容与形式、结构与风格等作了全面的概括与分析。《中国儿歌》可堪称童谣研究的经典之作。他在序说中讲述该书的意义时说：

“中国儿歌之美好、纯真，在当前扰扰嚷嚷的这个世界，确是再也无人注意。我朱某何幸，花甲有余之年，岔开自己十分沉重的谚语工作为此，时时勾引起人生永恒孺慕之情丝，太是感到安慰了。”

“中国儿歌的心性、生活、人格发展和智能发展，是怎样的？这本书有具体的陈述。”

“表彰了历代无数亿万母亲、祖母、外婆、阿姨、姊嫂的爱心，历代无数亿万儿童的纯真，以及这些母亲们，孩子们基于爱和纯真，而创作、传承下来的这么些儿歌，其为民族文化遗产，何止是我历代中国亿万同胞心血的结晶。随口即兴而歌，每一首歌都有无数孩子的身影，哭哭笑笑的童心在。”

可惜便是这样一部优秀的童谣集也只能在图书馆里及书房里供人查阅品味，没能真正地走向孩子。再好的文字分类和解读也只能算是对童谣文字部分做的功夫，而传者与歌者之间隔着厚厚的纸堆。这或许是文本童谣集拟或是印刷时代的悲哀。

以文本形式整理出版童谣，是使童谣避免口述语言变异丧失，使之保存固定，并突破时空，广泛流传的重要手段。但文本记载童谣最棘手的事情便是文字与声音的对应问题，不是所有的声音都能以文字记载的，特别是一些方言。另外，书籍只能以有限的篇幅记录童谣，这就有选家眼光的问题，不同选本注释不免带上选家自己的偏好。

更重要的是，文本童谣集只提供阅读用的，而真正的童谣是在具体场景中，在孩子与母亲口耳相传间，在村头巷尾的儿童游戏

中,在星光的夜晚,榆树下,在永生永世的记忆中回响。而现代人只能通过阅读和回忆,进入那个本来属于童年却被现代生活隔断的童话世界。

童谣什么时候成了蒙尘的图书资料,只供分类研究和科学考据,它什么时候能够跨越铅字栅栏,赤足走到孩子们的草地上。

### 三、多媒体时代的童谣行动

历史进入了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多媒体的时代。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历史提供了一个汇合的可能。图像、声音、文字可以超越时空、传遍地球任一角落。口述时代的吟游诗人只能感动台下的听众,而如今摇滚乐歌王可以调动现场观众的热情,通过电视卫星冲击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让地球村的歌迷们为之疯狂。

越过一个沉默无声的阅读时代,我们似乎又进入了一个现场的时代。可是舞台背景已经不同,不再是乌江河边的花枝树,不再是外婆桥和城门高。

对文化的多样性及独特性的加强和尊重,是当代文化人类学的一致追求。“语言是唯一的共同特性,是文化特性的最高标志。”但信息媒体的电子化使地域文化能够共享的同时,面临着失去其独特性的危险。语言和艺术行为只成为被动的欣赏对象,成为一种虚拟化的符号演绎过程。再也不能坐在星光下,一边唱歌谣,一边打撩撩。孩子们整日坐在电视屏幕前,游戏机的卡通形象和声音摇撼着天花板,震耳欲聋。

技术理性为人类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带来了精神的匮乏,并规范了现代人的生活模式。有危机就有选择,对传统文化的回归成为一种新的呼唤。越是现代化程度高的地区,其呼声越强烈。然而传统文化与当代生活有着隔世般的陌生,如何付予传统文化



以新的形式使之重新走进现代人的生活中，成为人们新的追求。

在台湾，本土文化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有些地区把台湾乡土文化列为课外活动教材。台北的金华国小首创了台湾童谣班，专门传授儿童歌谣，教给孩子纯正的念法，教他们在游戏中传唱。这是一种收效最快、最直接的传授行动，通过这样的班，使生活在城市的儿童有机会接触了解传统文化，并将传统文化中最有活力的因素继承下来，使之贯注到新的生活中。

日本童谣公园的建成，可谓是利用现代园林艺术进行语言多媒体展示的成功范例。它座落于日本和歌山县的一座海岸公园里，公园包括童谣广场和童谣小道两部分。广场建造了许多与当地有关的童谣纪念物及歌碑。童谣小道两边建造了七座童谣歌碑，这七首童谣是从全国征稿中挑选出的最优秀的童谣。童谣歌碑里装有感光器，当有人走到歌碑前时，录音机就会自动播出童谣。这里原来是望塔和餐厅，但问津者寥寥无几，后来有人建议建造童谣公园，因为被誉为日本童谣之神的野口雨情经常到当地访问，并创作过许多与当地有关的童谣。这座耗费 2000 万日元建成的童谣公园，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旅客，很快成为一处名胜。

童谣公园掀起了一股童谣热。日本童谣协会举办过多次全国童谣歌唱汇演。东京的一位童谣专家说：“唱童谣这种悠然的情趣，对中老年人来说，是儿童时代的回忆，强烈的怀古。”日本童谣公园给我们一个启示，即只要选准一种现代形式，童谣是可以再次从书本走进人的生活的。

我们开始策划一次以编辑出版为主体内容的童谣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征集至今依然流传于孩子与老人之口的儿童歌谣，并在北京组织百名儿童为童谣配画，然后将文字图画结集出版。

征稿信一发出，便得到热烈响应。各地民间文化工作者纷纷将多年搜集的童谣奉献出，并根据要求进行新的搜集工作。他们